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仙俠五花劍 第十回 白素雲三探臥虎營黃衫客雙祭飛龍劍

話說秦應龍用竹葉鏢要打一鳴，黃衫客未及破他，雲萬峰顯靈，在半空中將拂塵一拂，毒鏢落地。一鳴見了，大哭一聲，傷心過甚，暈跌於地。黃衫客與眾莊丁爭來扶救，顧不得拿捉應龍。這秦應龍初見萬峰顯魂，嚇得面如土色，手腳也多軟了。後來一鳴哭暈過去，萬峰一縷靈魂急奔一鳴，手舉拂塵，向他連連揚動，救他還魂，將次甦醒。秦應龍就乘這個機會，一溜煙混入人叢，把攜來的號衣、戰裙穿上，依舊扮作巡夜更兵，竟被混出莊門而去。走得不多幾步，正是雲萬峰的墳塋，又見萬峰怒衝衝擋住去路。應龍不敢再進，伏在道旁，只因他還命不該絕，萬峰只把拂塵向著應龍臉上一拂，覺得一股冷氣直撲面門。那面上的肉一絲一絲，頃刻間青腫起來，痛個不住，只急得在地亂滾。約有半刻餘鐘始止，方敢放大著膽，睜睛四看。萬峰早已不知去向，一鳴及莊丁們也不追來，始覺心下稍安，急忙尋路回山。到得山營門，已是天將破曉。滿營大小將兵，尚在四山裡亂搜亂檢，看見主帥回來，身上穿著雷家堡巡夜團丁的號衣、戰裙，手中不見了九股叉，臉上又青一條腫一條的，不知受了怎麼傷痕。一個個參見之下，不敢動問，只回說：「末將及眾兵丁等到處搜查，並無奸細，請主帥定奪。」應龍自覺無顏，回說：「既無奸細，各自回哨，以後務要小心防守。」各將弁齊說一聲：「得令。」紛紛退出大營，暗地議論不表。

秦應龍回入內帳，換過衣服，吩咐親兵拿臉水來洗過了臉，覺得痛不可忍，取鏡子一照，但見一絲絲青腫之痕，好似畫圖上畫的倒垂柳線一般，不知共有百幾十條，擦又擦不去，掩又掩不得，好不惶恐。歎一口氣，無可奈何，倒頭便睡。只是那裡能睡得著，遂在枕上想出一個惡毒念頭，要煉一件劍仙所忌的暗器，務使破他不得，然後好殺盡眾人。我且按下慢提。

再說雷一鳴，因見雲萬峰顯魂救他，大哭暈去。幸經萬峰的陰靈默護，與黃衫客及眾莊丁等施救，始得漸漸甦醒，只覺四肢無力。黃衫客吩咐莊丁了，扶回莊去安息。料秦應龍早已逃遁，暫且由他。一鳴又放聲大哭了一場。黃衫客苦苦勸住，略睡片時，天也明瞭，莊丁來報：「截雲山白道姑要見黃道長與雷莊主。」一鳴吩咐：「請他進來。」素雲到得客廳，先與黃衫客見過了禮，又與一鳴打個稽首，叫了一聲：「師兄，如今是一家人了。」一鳴也改口道：「白師妹，如何知俺拜師之事？」素雲道：「是黃衫師伯前日在山中提起的，不然那得知道。」一鳴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黃衫客道：「白小姐來此何事？」素雲道：「不瞞師伯說，奉恩師之命，特來與雷師兄約期，再往臥虎營，共殺秦賊報仇。不知師伯意下如何？」黃衫客聞言，把昨夜應龍探莊行刺之事，從頭至尾述過一番，說：「這幾天那廝營中必有準備，須得略緩數天方好。」白素雲道：「若依師伯之見，當於何時可去？」黃衫客道：「依我之見，最妙稍停一月半月，待雷賢契的工夫進境，始可萬無一失。但你們報仇心切，那得多延時日。就是秦應龍，日子多了，也恐他停留長智，或者另外生出別的事來。但今明這數夜中斷去不得，不如竟緩七天，待為師伯的此七天中再授雷賢契幾般絕技，然後保著你們同去，方可無慮，不知你二人意下若何？」一鳴道：「恩師吩咐，弟子自當謹從。想白師妹自然也無不依之理。」素雲道：「既得師伯同去，諒來此次必報大仇。既使多緩幾日，亦無不可，何況僅只七天。但到了那日，不知從兩處進營，還是會在一處進營？」黃衫客道：「竟是兩處的妙。白小姐二更起身，三更到營，從他後營而入。雷賢契仍從虎爪嶺左營而進，也在三更左右。貧道從他前營進去，一齊下手，使他顧此失彼，方為上策。」二人聽了，滿心歡喜，各自牢記在胸。素雲略又坐了片時，告辭回去。黃衫客因秦應龍善用暗器傷人，把飛劍之術傳授一鳴，教他隨機破敵之法，一鳴盡心練習。

光陰易過，到了第七日晚上。師徒二人夜膳已過，裝束停當，不帶莊丁，悄悄的出了堡門，取道往臥虎營，分路而進。那白素雲這夜已到二鼓以後，拜別紅線欲行。紅線道：「黃衫師伯既為你們之事兩次進營，我雖殺戒久待，從前也有助你一臂之言。只因要你一人立些功果，所以未曾幫你。誰知你連去二次，不但皆未成功，更是險遭不測。今夜進營第三次了，為師的再難袖手。何況你們分道，從前後左營而進，右營尚苦無人。我今同你下山，竟從右營進去，何愁此賊不滅。但殺死你父母兄弟與雲萬峰壯士的，乃是秦應龍一人。只須殺了應龍，大仇已報，千萬不可妄殺無辜，有傷天地好生之德。」素雲跪謝道：「果得恩師相助，弟子沒齒不忘。若說妄殺好人，焉敢有違師命。就是雷師兄，已拜黃衫師伯為師，此香諒也不至如前次了。」紅線道：「這便才是。且今時已不早，我們就此去罷。」說畢，略把衣襟紮束一遍，師先徒後，一同下山，直奔臥虎營來。

到得營門，細數樵樓正敲三鼓，吊橋高扯，濠溝中水聲潺潺。紅線向素雲把手一指，輕輕的兩足一登，駕著半雲半霧，飛奔右營。素雲跳過深溝，繞至後營，飛上營牆，落在第一次來被更夫幾乎看破的那一株大樹之上。果然工夫日進一日，如今不但樹枝不動，就是樹葉也多不甚顛簸。莫說底下無人，即使有人也難知道，與前大是不同。素雲上得樹去，因他曉得此處本有巡更的人，須得讓他過去之後，方可行事，不要再似從前魯莽。故在樹上略歇片時，不敢造次上屋。

稍停，果有更夫擊著梆鑼遠遠而來。惟先時乃是兩人一班，一個敲梆，一個敲鑼。如今卻添做四人一班，一個在前高擎火把，四下照著。一個在後，手中拿著一個信炮，大約是一有警報，預備著放炮關會的樣幾。中間這兩個人，依舊是一梆一鑼。素雲瞧見，暗暗付道：「看他營中這般防備，諒來一番嚴似一番。幸虧今夜來得人多，否則一定又難濟事。但不知黃衫師伯與雷師兄已經到否，何以寂無動靜。」想了一回，看巡更的去得遠了，放開俏膽，起個飛燕入林之勢，竄上營房，定睛先向四下一望。只見左營屋上隱隱有幾個人影，好像是在那裡追逐的樣子，又聽得信炮之聲連珠亂響，料定是雷一鳴先自進營，已被秦營察破，暗說一聲：「不好！」正要設法救他。忽見前營起一道紅光，分明是失了火了。頃刻間，人聲鼎沸起來，又聽右營中起一片喊殺之聲，靈機一動，暗喜道：「這明明是黃衫師伯與恩師多在那裡下手的了，奴如何呆在這裡守著。」遂順手拿起幾張屋瓦，盡力向地下一拋，喊聲：「俺白素雲在此，爾等巡夜兵丁快快報與秦賊得知，速來領死。」道言未了，但聽得庭心中信炮齊鳴，頓時鬧出許多兵來，大喊拿人。素雲全不理會。因恩起那中軍大帳，第二次進營的時候曾到過的。故又飛奔中軍帳來，也是一般的飛下幾張瓦兒，在屋面上虛張聲勢，惑亂他的軍心。誰知道帳內兵丁一半多向前營救人去了，一半已赴左右兩營拒敵，所以但聞信炮，不見伏兵。素雲心下大喜，乘機又奔左營。但是雷一鳴正被秦應龍在屋上戰住，脫不得身。雖是前營火起，後營信炮亂鳴，右營殺聲震地，心下甚是驚慌，卻尚不肯放鬆一步。

素雲怒從心起，大喊：「秦賊死在目前，休得逞強。雷師兄不必著驚，俺白素雲來也。」說罷，就是一劍，向秦應龍背後砍來。應龍急舉佩劍相迎，怎禁得前面一鳴又是一劍，從頂門砍下。應尤慌忙斜退一步，掣劍招架。素雲又是颯的一劍，從斜刺裡劈來，應龍見勢頭不好，正要下屋逃生，不防半空中又落下一個女子，渾身紅色衣裳，好如一朵火去一般。應龍大驚失色，暗想：「此是何人，從未見過，看來今夜有些不妙。何況前營火光人起，這便如何才好。」心下一慌，手中佩劍慢得一慢，被素雲擊落屋簷。應龍見大勢已急，只得雙足一躍，跳下地來。素雲等怎肯相饒，也緊緊的下屋追趕。應龍此時要想傳令手下軍兵與本來埋伏的撓鉤手、弓箭手等協力拿人。

只因前營夫人，有一大半人多去搶救，尚有一半又因後營、右營與本營中信炮齊鳴，不知到那一處應敵方好，鬧哄哄的毫無頭緒，多在那裡亂跑，那能一線齊的到來聽令，要想奔回帳中，取一件順手兵器，無奈九股叉已於日前失在雷家堡上，新制的尚未制成。要思想用暗器，可惜蒺藜抓也在堡上被失。只剩得三、四支竹葉鏢在身，濟得甚事，百忙間猛然想起新煉的一件暗器，名子母彈，雖然尚未用過，何不試他一試。此彈約有條杯大小，外層母彈極薄，內有五顆子彈，最小的只有胡桃般大，卻用毒藥煉成，打著時立刻爛入骨髓。因他恨著黃衫客用劍破了飛抓，雖不知他是上古劍仙，料來終是劍俠一流，縱有暗器不能取勝，故此窮思極想，制成這件東西。到得施用之時，他如用劍來擋，恰好擊破外層，那五顆子孫便可出其不意從空而下。那時他只有一把劍兒，焉能招架這許多子彈。此乃別人從來未有的毒器，可巧今夜帶在身邊，急忙取將出來，扭轉身軀，向著素雲把手一揚，迎頭打去。一鳴眼快，見應龍立定身子，舉手向空，大喊：「白師妹，且慢前進，留心暗器。」一面祭起飛劍，迎將上去。猛聽得「撲」的一

聲，砍個正著，母彈一破，子彈紛飛。後邊紅線見了，也想祭劍。誰知一鳴額上已經著了一彈，素雲著了一彈，一在肩，一在頸邊。只打得疼痛非常，頓時皮膚紫腫起來，心上亦昏迷不醒。

紅線明知中的是毒器。莫說凡胎俗骨，禁他不起，就是自己虧得落後了些，未曾擊著，否則也恐有些不妙。只是身旁未帶丹藥，防他毒氣見風入骨，如何是好？正在著急萬分，忽見秦應龍呼呼氣喘，又從對面奔了回來，後邊追著一人，隱隱望去是黃衫客。紅線大喜，高叫：「黃道長，令徒在此已受重傷，快些搭救。」黃衫客聽一鳴又受了傷，怒從心起，兩足一緊，直逼應龍。紅線看見，仗劍夾攻，應龍見前有紅衣女子擋路，後邊又有黃衣道士追來，極吼一聲，左手又在身邊取出第二顆彈來，飛打黃衫。右手又取竹葉鏢來打紅線。那竹葉鏢被紅線飛劍擊落，這子母彈黃衫客未知厲害，紅線又關照不及，竟被飛劍劈開，墜下五顆，幸虧黃衫客素善金遁，他見母彈擊破，半空中滴溜溜的又散下許多彈來，喝聲：「好件利器。」急把身子一晃，借著金遁，遁入空中，大喊：「好秦應龍，下此毒手，諒來傷我門徒，也是此器。不要逞能，看我飛劍取你。」道言未了，但見劈空起兩道金光，如兩條黃龍一般直撲應龍，好不厲害。正是：

善惡到頭終有報，淫凶今日豈能逃。

要知秦應龍是否被黃衫客飛劍所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